

(英) 理查德·迪肯 著



我的窥探生涯

群众出版社

我的窥探生涯

(英) 理查德·迪肯 著

郑江华 译

丁心源 校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我的勘探生涯

(英) 理查德·迪肯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197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337 定价：1.70元

国际书号为：ISBN7—5014—0032—6/D·22

印数：000001—10000册

根据英国弗雷德里克·马勒

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版译出

138111

译者前言

《我的窥探生涯》是一部自传体式的著作。作者理查德·迪肯是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作家。他在本书中谈到：“过去二十年间，为了撰写真实的间谍生活，撰写英国、苏联、中国、以色列、日本的谍报工作史，西方海军谍报史以及各类间谍的生平传记，我不得不大量地窥探间谍。”这部书，就是他对各国情报机构和若干著名间谍进行调查研究和实地窥探的真实写照。为了进行这项工作，作者还建立了自己的谍报网，活动极其广泛，从中，可以看到西方自由职业间谍的地位和作用。

本书实际上还是作者长期从事谍报研究工作的经验总结。书中，不仅透露了许多前所未闻的苏美、苏英之间相互进行的谍报活动，而且用相当篇幅谈论了作者对当代各国情报机构、情报工作和著名间谍的看法。“各国情报机构的差异”、“对英国情报界的看法”和“我所喜爱的间谍”等章节，集中反映了作者的情报观点。作者曾经说过，在所有他的谍报著作中，这一部是他最满意的作品。

本书最后两章介绍了特异功能在情报中的应用，向我们展现了未来情报战中的一个全新的领域。书中所谈苏、美等国对特异功能的研究以及在情报系统和武器发展上的应用，值得引起注意。

由于作者的立场，书中若干提法是明显错误的，读者不难在阅读中鉴别。

由于水平所限，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一九八五年九月于北京

我的窥探生涯·目 录·

第一章	卡斯巴之夜·····	(1)
第二章	钢笔毒气枪·····	(16)
第三章	张冠李戴·····	(32)
第四章	贻笑大方的秘密·····	(52)
第五章	各国情报机构的 差异·····	(69)
第六章	“寒鸦工作网”的 形成·····	(87)
第七章	事实还是虚构·····	(106)
第八章	我所喜爱的间谍·····	(127)
第九章	伟大的捕鼠运动·····	(157)
第十章	对大西洋两岸的 渗透·····	(176)
第十一章	核心间谍·····	(200)
第十二章	对英国情报界的 看法·····	(226)

第十三章	特异功能在情报中的	
	应用.....	(249)
第十四章	心理战.....	(271)

第一章 卡斯巴^①之夜

“请从头说起吧！”迪伦·托马斯说着，流露出一股洋洋自得、略带自责的样子。他清楚地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在于：“哪里才是头？”

为了干脆一点，我建议将1943年初在阿尔及尔卡斯巴土人区度过的某个夜晚作为本书的开头。因为没有比这样的开头更具有异国情调了。但是，在我们开始攀爬卡斯巴山坡上那卵石曲径之前，有几件事我必须简要地做一说明。那时候，我作为一名初级军官，正负责指挥一艘登陆艇（确切地说是LCI(L) 7 登陆艇）。这艘艇在美国费城编入现役，计划横渡大西洋向北非航行。这种登陆艇是根据“盟国联

① 卡斯巴，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古老的土人区。——译者

合作战计划”建造的。在当时，这种艇被人讥笑为是只能“攻打民船的海军”。事实上，将这些平底登陆艇编入现役并不符合海军的正统观念。因为这种艇实在不伦不类，它装着有轨电车的方向盘，起航时，总是拖拖拉拉，未进先退。英国海军部的高级官员对我们和我们的船只真是讨厌透了。为了表示厌恶，他们派给我们的人员，不是一些毫无用处的“敌意分子”，就是一些正规海军中的最不守纪律的水手，而这些水手，甚至连舰上的纠察，对他们都毫无办法。

当时，塑造詹姆斯·邦德艺术形象的作者伊恩·弗莱明是海军情报局局长戈德弗雷上将的私人顾问。当我在纽约等候登陆艇在费城建造时，曾在巴比森-普拉扎饭店的酒吧间里碰到他。他急急忙忙把我领到一家说话方便的酒馆，让我向他详细地谈一谈登陆艇上的生活。弗莱明十分清楚，海军部对于“盟国联合作战计划”持有异议，可是，他以一个真正平民的好奇心，急于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件事终于搞成。他用一种半阴半阳的语调说：“毕竟，在将来的某个日子，你们会把陆军部队送上敌方的海岸。”

我对弗莱明的话毫无兴趣。后来，当他问我怎样对付那些实在是毫无希望的“敌意分子”水手时，谈话的气氛才活跃起来。

“我的办法是把那些最不中用的分子送到上当伙夫。”我回答道。

“老天爷，这不会引起兵变吗？”

“奇怪极了，这个办法居然行得通。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却真的行得通。我想原因是那个可怜的家伙最终也尝到了

甜头。因为，他龟缩在厨房里独自一人，看不到外边的一切，也没人和他交谈。他逃避了船上的脏活和累活，再也捅不了漏子。渐渐地他体会到了个中的乐趣，饭也越做越好了。”

“嗯，”弗莱明托着下巴，表情严肃起来，说，“我倒要看看，使用这样的平底船和这样的伙夫，你究竟怎样横渡大西洋！不过，我倒有一言相告：在你们这些家伙等待造船的时间里，如果在纽约的灯红酒绿之中过于多嘴多舌，那么，你们就会处在致命的危险之中。请多珍重！”

他的忠告听起来是那样干脆、有理而又老于世故。“有一个叫菲菲的比利时女子，常常出没于巴比森-普拉扎饭店的地下酒吧，”弗莱明警告说，“躲她远点！告诉你的朋友也躲她远点。必要时，用强制手段令你的朋友离开她。这个女人是一名臭名昭著的间谍，但我们还没说服美国人相信这一点。我还听说，她的私生活同样应该受到斥责。”

接着，弗莱明谈到在纽约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约克维尔是纽约的德国侨民区，但到那儿去反而问题不大，除非你们自找麻烦。比较危险的地方是西班牙侨民区格林威治村，在那儿你会碰到德国特务以及他们的秘密武器——掺着迷昏药的饮料。

“对了，还有件事，在你们的旅馆里，还住着一位特别好色的海军上将，名叫克雷布，尽人皆知，他常常半夜起来，在走廊里追逐裸体少女。但是，你们不要道貌岸然，别想去报告他的行为。他或许是好色的，但他非常了解自己的所做所为。”

“你带去喝酒的那位红头发姑娘很漂亮，对不对？噢，别着急，我敢保知道你会说什么：‘她是自己人。’对了，

从某一方面来说，是自己人。但是，在她的男朋友当中，至少有三个来自法国维希地区。这一点，确实令人十分可疑。你别显出一副吃惊的样子，她不会蓄意伤人的。但可以肯定，当你们同她玩笑嬉戏之时，联邦调查局正在监听你们的谈话，并在某个黑窝里偷看你们的私生活。”

幸运的是，潜伏在威士忌和代基里酒中的危险随着出航的命令而被摆脱了，我到了大海这个安全的地方。“火炬作战行动”之后，LCI(L)型登陆艇被用来沿着北非海岸输送部队和给养，阿尔及尔当然是定期停靠的港口。不久，我们这些对夜生活饶有兴味、略带冒险的人便发现，这里和纽约比起来更加自由、更加舒适。一些军官习惯于在这座破败城市的岸边活动，整日坐在阿莱堤旅馆的游廊里喝酒，只有包括我在内的极少数人，违反常情，把潜入卡斯巴或阿拉伯人居住区作为乐事，尽管当时有明文规定，严禁同盟国的军人进入这个地区。或许是由于那危险的环境吸引了我。试想，明知阿拉伯人在碰到非穆斯林分子时，会干出剖腹取心的勾当来，却偏要在灯火管制下的一片黑暗中去探索那窄小的、鹅卵石铺的小街，真是危险倍至。然而我并不知道，这样做比在空袭的当儿将船停在靠近油轮的海港更危险。在当时的阿尔及尔，夜间空袭是常有的事。

英国的迷宫比起卡斯巴的街道来真是小巫见大巫。登上陡峭而又倾斜的街道，过去曾是清真寺的圣·克罗瓦教堂，大约就在这里。欧洲侨民区不见了，眼前出现的就是土人居住区。在阿尔及尔的头一次外出，我就在这里迷了路。我和另一位暂且称为同事的军官，皇家海军航行修理队的帕迪·米尔顿中尉，由一位阿尔及尔姑娘带领，来到卡斯巴山上的

一所房子里，碰到一个男人躺在床上，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猴子。他一边拿葡萄喂着猴子，一边挥着另一只手臂，用喉音很强的法语说：“快见一见猴子夫人，我的漂亮的女主人。”他那滑稽的法语和眼前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这是一只我所碰到过的最令人作呕的挑逗情欲的猴子），在这里奇妙地融为一体。说完这句话后，他又用德国口音很浓的法语讲话，而房间里唯一的一本字典是法德辞典。更令人奇怪的是，那位姑娘还要我把她这位酷爱猴子、名叫布布的朋友偷运到西属摩洛哥去。当时，西属摩洛哥名义上中立，但整个来看，显然对我们是很不友好的。

我们及时地将这一不寻常的情况报告给了有关部门，虽然我并不认为我们发现了什么间谍网，至少没有发现我曾听说过的那种间谍网。但是，这次冒险的结果使我变成了所谓“了解卡斯巴的人”，真是一个言过其实、富有传奇色彩的称谓。而在各个偏僻角落都有关系的弗莱明听说了这件事。一天晚上，我光顾了一家座落在博凯元帅大街上的东倒西歪的小饭馆，这里的酒很好，女招待更漂亮。在酒吧间的四周，缭绕着纵情狂欢、令人迷幻的烟雾，屋内混杂着阿尔及利亚香烟、廉价的香水、各种各样的酒香和简易厕所发出的恶臭等一股说不出的气味。和我一起喝酒的一名海军军官提议暂时躲避一下这里的气氛。

“到里边来，里边空气好些，”这位同伴说着，拉开墙上的一块镶板，“别担心，老板娘认识我，她喝了酒后就在这里休息。”

里边的套间是我见到过的陈设最不协调的房间。墙角放着一张锈迹斑驳的铁床，另一个角落里是一台缝纫机，房间

中央摆着一辆1914年以前制造的三轮手推车，车上坐着一位黄面孔的老头，手中正在弹着一把大提琴。一位名叫吉尔塔的姑娘居然用两只烟听给我们上酒，给整个气氛增加了令人极其发狂的色彩。

当最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那位海军军官才漫不经心地问我：“你相当熟悉卡斯巴，是吗？”

“噢，我想还不能那么说，”我谨慎地说。

“不过，你认识卡斯巴的路？”

“老实说，我是知道一点。”

“别那么吞吞吐吐，不好意思。你见没见过布布和他的猴子？为什么有位宪兵为你导游？还有，你到没到过‘爱情糖果店’？怪事！”

“是的，如果你坚持那样认为，那么我是碰到过一些卡斯巴的人。”

“你认识母老虎玛丽娅，是吗？”

“有人带我见过她。”

“好了，用不着提防我。咱们别再兜圈子了。听我说，一个代号为F17的人想叫你画一张最近的卡斯巴详细地图，每一个犄角旮旯，每一家该死的妓院、酒吧、街道、胡同、水沟等等，都要标在图上。”

“可是，你瞧，我并不是卡斯巴通，而只是在黑灯瞎火中走过几趟。一定有许多地图比我所能绘制的要精确得多。”

“是有许多地图，但对我们来说都不算详尽，也没有一张真正算作是最近的，即便是有，也有很多空白点，并非我们所要的东西。”

“但是，可以肯定，你自己的人干这种事不是比我胜任百倍吗？我只是在船进港时才上岸，并不总呆在岸上，而这个差使需要花费许多时间，也需要懂阿拉伯语的人。”

“正是需要你这样鼻子能嗅出气味、眼睛能看出问题的人，”他略带恶意地回答，“我们完全知道你不可能绘出很详细的地图，也不梦想要你绘制一个兵工厂的地图或其他技术性地图。我们也知道，在你看来，所有的卡车都一模一样，碰到窃听装置你也不认识。但是，你有一双能在夜间活动场所看出异常情况和各类人物的慧眼。你们还要在这个港口停靠四天，四天后把地图给我。”

“可我该画些什么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冷酷地咧嘴一笑：“根据你的想象画吧。地方，名称，或者说，首先是在那些地方发现的人员名单。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核对我们已掌握的所有情况，还可以标出一些我们漏掉的东西。如果你非要知道的话，我还可以告诉你，现在仍有许多德国间谍在卡斯巴活动。也许他们数量不多，但即便他们是一个人，也是太多了。我们需要查清这些人，并打算在——呃——合适的地方建立自己的侦听哨。你大概能提出一些合适的地点，比如，‘爱情糖果店’，怎么样？”

干这种事可真不是我的本行。我越琢磨这件事，就越感到胆颤心惊。那位海军军官临别时说的一句话让我灰心：“这会教你以后不再去禁区闲逛！哈，哈。”

哈！就在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卡斯巴。事先，我还买了一本导游手册，里面有一张阿尔及尔的小地图，但很不详

细。图上只有一些穿越卡斯巴的路线，没有街道名称。在欧洲侨民区，我跑遍所有书店，想买一份较详细的地图，都未成功。后来，我终于在邻近卡斯巴的一家不为人注目的旧书店里找到了这个宝贝。说真的，这本书并没有卡斯巴的地图，却有大量关于卡斯巴的资料。这是一本平装书，大版本，出版于1933年，书名叫《阿尔及尔卡斯巴旅游指南》，作者是卢西恩·法夫尔。书里还有些画得很漂亮的草图，制图人是查尔斯·布罗蒂。这些草图非常宝贵，书本身也包容了大量资料，我就以这些资料入手开始工作。这本书中有许多其他地图上没有的小街。渐渐地，我掌握了相当多的详细情况，开始绘制我自己的地图。

或许我应该说明，卡斯巴共有五万居民，位于阿尔及尔的一座山坡上。那里到处是鹅卵石铺的弯弯曲曲的小街、拐来拐去的胡同和粗沙垫成的小路。为了把土著区那复杂的路网搞清，我不得不跑很多路，游东串西，前前后后，跑上跑下。我穿过妓院区，沿着德塞克斯、博洛京，索非尼斯比、巴比罗塞、卡塔罗吉尔等街道走过，可以看到那些从卡比利亚来的柏柏姑娘，穿着绿色、红色和桔色的条格盛装，耳朵上挂着长长的、原始的坠子，微风吹来，发出的响声象羊铃一样……此外，还可以看到来自比斯克拉和君士坦丁的犹太女人；来自撒哈拉沙漠绿洲中微笑的黑人妇女；听到沙哑的笑声和双簧管、“拉伊他”等乐器的奏乐声，嗡嗡营营，不绝于耳。这里，有一家名叫“爱情糖果店”的妓院，老板娘来自法国图卢兹，雅号“母老虎玛丽娅”。此外，这里还有许多迷人的、唤起人们想象的街名，如夜街，桔街，狮子街，骆驼街，长颈鹿街，廷巴克图街，枣街。还有一家名字令人

愉快的旅馆——蜜月旅馆。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象街名那样具有浪漫色彩。这里存在着大量肮脏、污秽、卑劣的东西，有许多令人望而却步的地区。例如在位于卡斯巴最高点的轻骑兵街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被社会遗弃的瞎子、老人、毁了面容或长满麻子的下贱女人。七十多岁的老妓女煞费苦心地浓装艳抹，粉饰衰老的姿容，并用纹身法掩饰身上的疮疤。在罗维戈大街，有一所房子，它的一楼是一家路德教堂，教堂上面却是一家妓院。那里还有一条马蹄形的小巷，恰似地狱之门的前厅一样。它的名字也起得很贴切：魔鬼街。

当然我必须重新回过头来去找布布和他的猴子，并再次依靠那位叫海莫的阿尔及尔姑娘帮忙。我和海莫在欧洲侨民区的一家酒吧见了面。在敌人空袭的当儿，她领我潜入了卡斯巴。远方传来炸弹沉闷的爆炸声。我们一步步攀爬，磕磕绊绊地在大卵石铺的路上走着，进出一条条隧洞的拱廊。一次，海莫推我紧贴在墙上，示意我不要出声。两个围头巾、穿长袍的男人从离我们仅仅一码的地方走过去了。我们就这样爬了十五分钟的山路，可我觉得好象熬过了一小时一样。我们来到了一个洞穴的入口，进入了墨似的黑暗之中。海莫拉着我的手，登上没有一点亮光的台阶。上到第三层，她在一扇门前停下来，小心翼翼地敲了四下。

“进来，”里边传来一句法语。

门里是一间宽大的房间，只点着一盏昏暗的小油灯。房间中央放着一张大床，床头上挂着红丝绒的布帘，看上去更象一顶帐篷而不象一张床，床垫低得很，几乎挨着地板。在这张大床上有一个同样大块头的男人——布布。他正手拿葡